

六朝女子文選



行刊社應供書圖蓬



圖書館

952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4758

本書由
洪子斌
君捐贈

序



類號 048-0000
登記號 9522

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子賤能改身之恆，為天下名士猶名人，不必專指。士人稱亮為名士，然若他之所謂名士，則尤不。自古婦女類喜神道仙佛，而後漢陳心謙戒兄

也。子而能解此，洵屬古今不可多得。晉陳塲與妹劉氏書，則深斥老莊，二陳見

隊記，對此能無汗顏。賀僑妻于氏上表言養兄子，率為後云：『輝生之妾，即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可婦人之乳，隨時可以藥取，不必妊產。漢楊禮珪敕二婦云：『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才。』凡人之立身，皆從勞苦中來，何論聖賢？逸則不善，即從此生，豈特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六朝女子文選 序

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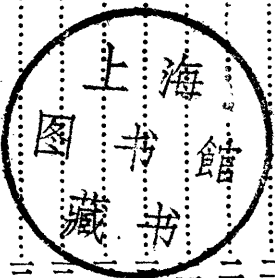
不才而已哉？徐淑秦嘉，千古佳話，令人豔羨；而不圖徐氏寡後，竟有仁兄德弟，勸之改嫁，不學頑劣之堯篋，得不有愧於女嬃乎？漢元王皇后有置宗師詔，後漢明德馬后有辭封舅氏詔，後漢和熹鄧后有舉隱逸大儒詔，此皆賢后也，誦之使人感想不少。其他若班婕妤之自悼賦，左九嬪之離思賦，鍾琰之遐思賦，王劭之之懷思賦，均爲才女之筆，而愁人所喜讀者。晉袁宏妻李氏有弔嵇中散文云：「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自居於賢智之流，襟懷高卓可知，豈非一奇女子乎？中散何修，得此紅閨知己，亦可以無憾矣！此類文字，爲全書中別開生面，當浮大白，對名花以讀之，亦一快事！

民國廿三年長夏南匯朱太忙序於大達圖書供應社編輯室

新式標點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目次



後漢班昭女誡	一
晉衛瓘筆陣圖序	一
漢班婕妤報讀	二
後漢班婕妤教子	二
後漢班婕妤及婦	二
後漢李文姬教弟	二
後漢陳惠謙戒兄子伯思	三
後漢竇玄妻與竇玄書	三
後漢徐淑答夫秦嘉書	四
後漢徐淑又報嘉書	四
後漢徐淑爲誓書與兄弟	五
後漢楊彪妻袁氏答曹公夫人卞氏書	五



魏武宣卞后與楊彪夫人袁氏書	六
吳孫仲奇妹臨亡書	六
晉衛瓘女與國臣書	六
晉陶侃母湛氏封鮮反書責陶侃	七
晉衛瓘與釋某書	七
晉陳珍與妹劉氏書	七
晉陳珍答舅母書	八
晉孫瓊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八
晉孫瓊答吳虞國書	八
晉孫瓊與從弟孝徵書	九
陳後主沈后與釋智顛手書	九
隋譙國夫人沈氏先書報高州刺史李遷仕	九
漢淳于緄縈上書求贖父刑	九

漢烏孫公主解憂上昭帝書……………一〇
漢烏孫公主解憂上宣帝書……………一〇
漢烏孫公主解憂又上宣帝書……………一〇
後漢梁嫵上書自訟……………一〇
漢公孫捷仔奏免東平相王尊……………一一
漢趙昭儀奏上趙皇后書賀正位……………一一
魏文昭甄后奏辭迎詣行在……………一二
漢成許皇后上疏言椒房用度……………一二
後漢班昭爲兄超求代疏……………一四
後漢班昭上鄧太后疏……………一五
魏文德郭后謝上表……………一六
晉賀僑妻于氏上表言養兄子率爲後……………一六
宋昭容謝氏請還子嗣本屬表……………二一
宋臨川長公主上表乞還身王族……………二二
隋蘭陵公主臨終上煬帝表……………二二
後魏宣武靈胡后賜崖亮璽書……………二二
後漢和熹鄧后免馬融制……………二三

漢元王皇后賜公孫弘子孫當爲後者爵詔……………二三
漢元王皇后非坐不道無得繫婦女老弱詔……………二四
漢元王皇后置宗師詔……………二五
後漢明德馬后辭封舅氏詔……………二五
後漢明德馬后報章帝重請封諸舅詔……………二七
後漢明德馬后詔三輔……………二九
後漢和熹鄧后減服御詔……………二九
後漢和熹鄧后遣掖庭宮人詔……………二九
後漢和熹鄧后舉隱逸大儒詔……………二九
後漢和熹鄧后檢敕外戚詔……………三〇
後漢和熹鄧后詔河南尹鄧豹等……………三〇
後漢順烈梁后稟窮弱葬枯骸詔……………三一
後漢順烈梁后嚴選舉詔……………三一
後漢順烈梁后葬死者詔……………三一
後魏宣武靈胡后賜路邕詔……………三二
後魏宣武靈胡后報崔光求補治石經詔……………三二
後魏宣武靈胡后定權衡詔……………三二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答程駿表上慶國頌令	三三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答程駿表上得一頌令	三三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爲咸陽王禧選師傅令	三三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定樂章令	三三
後魏宣武靈胡后禁私度僧令	三三
後魏宣武靈胡后許江陽王繼助祭令	三四
漢元王皇后冊罷董賢	三四
後漢順烈梁后冊趙峻爲太傅李固爲太尉	三五
漢元王皇后策免彭宣	三五

卷下 有韻之文

漢班婕妤自悼賦	三九
漢班婕妤自擣素賦	四〇
後漢班昭東征賦	四一
後漢班昭鍼縷賦	四二
後漢班昭大雀賦	四三
晉左九嬪離思賦	四三

漢元王皇后策遣龔勝邴漢	三五
後漢和熹鄧后賜周馥貴人歸園策	三五
後漢和熹鄧后敕司隸校尉部刺史實覈水災	三六
魏文德郭后敕外親劉斐	三六
魏文德郭后敕諸家	三六
魏文德郭后敕戒郭表孟武等	三七
魏文德郭后止孟武厚葬其母	三七
北齊趙桃科妻劉氏造像記	三七
北齊朱元洪妻孟阿妃造老君像記	三七

晉左九嬪松柏賦	四四
晉左九嬪涪酒賦	四四
晉鍾琰遐思賦	四五
晉陳窈箏賦	四五
晉王劭之懷思賦	四六
晉王劭之春花賦	四六

晉孫瓊悼艱賦……………	四六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	五二
晉孫瓊筮篋賦……………	四七	晉左九嬪狂接輿妻贊……………	五二
隋煬蕭皇后述志賦……………	四七	晉左九嬪荆武王夫人鄧曼贊……………	五二
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	四九	晉左九嬪齊杞梁妻贊……………	五二
晉左九嬪德柔頌……………	五〇	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	五三
晉左九嬪鬱金頌……………	五〇	晉左九嬪魯敬姜贊……………	五三
晉辛簫芍藥花頌……………	五〇	晉左九嬪巢父惠妃贊……………	五三
晉辛簫菊花頌……………	五〇	晉左九嬪德剛贊……………	五三
晉辛簫燕頌……………	五一	晉左九嬪納楊后贊……………	五三
晉陳珍正旦獻椒花頌……………	五一	晉謝道韞論語贊……………	五四
晉陳珍五時畫扇頌……………	五一	晉孫瓊公孫夫人序贊……………	五四
晉王邵之姜姬頌……………	五一	晉王劭之靈壽杖銘……………	五四
晉王邵之啓母塗山頌……………	五一	晉左九嬪元皇后誄……………	五五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	五二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	五八
晉左九嬪周宣王姜后贊……………	五二	晉袁宏妻李氏弔嵇中散文……………	五八
晉左九嬪班婕妤贊……………	五二	梁劉令嫺祭夫文……………	五九

新式標點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

卷上 無韻文

後漢班昭女誡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教訓，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聞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勸勉之！

晉衛鑠筆陳圖序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鈎。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闡于其理者

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漢班婕妤報諸姪書

記言屬見所賜趙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惊，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後漢杜泰姬教子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

■後漢杜泰姬戒諸女及婦

吾之妊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思存于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

幾勿忘吾法也。

□後漢楊禮珪敕二婦

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急務者，使知苦難備。

□後漢李文姬敕弟燮

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

□後漢陳惠謙戒兄子伯思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

□後漢竇玄妻與竇玄書

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後漢徐淑答夫秦嘉書

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莊已辯，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于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透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後漢徐淑又報嘉書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慙勤，出于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宜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以拂塵垢；越布手巾二

枚，嚴器中物幾具，金錯盃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盃一枚，可以服藥酒。

後漢徐淑爲誓書與兄弟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僂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永無慚色。仁兄德弟，旣不能厲高節于弱志，發明明于闇昧，許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旣學，吾謂之未也。

後漢楊彪妻袁氏答曹公夫人卞氏書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歧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進，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

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魏武宣卞后與楊彪夫人袁氏書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位，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吳孫仲奇妹臨亡書

鏡與粉益與郎，香簽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

□晉衛瓘女與國臣書

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

■晉陶侃母湛氏封鮓反書責陶侃

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晉衛鑠與釋某書

衛稽首和南：近敕奉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討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尙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晉陳珍與妹劉氏書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敍，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于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旣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

詳之。

晉陳珍答舅母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暘，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並天戚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天子，始立崇基，殞于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逾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晉孫瓊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晉孫瓊答吳虞國書

咸和中避蘇峻亂于臨安山，吳國遣使餉饋，乃答書曰：「此果有胡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國，外剛內柔，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晉孫瓊與從弟孝徵書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卽于靈囿，沃地矩乎神沼，文魚躍于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著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陳後主沈后與釋智顛手書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積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

隋譙國夫人洗氏先書報高州刺史李遷仕

太守馮寶病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

漢淳于緹縈上書求贖父刑

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使得改行自新也。

□漢烏孫公主解憂上昭帝書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救之。

□漢烏孫公主解憂上宣帝書

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漢烏孫公主解憂又上宣帝書

年老思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後漢梁嫵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

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沒幸賴。

■漢公孫健仔奏免東平相王尊

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

■漢趙昭儀奏上趙皇后書賀正位

天地交暘，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簽，精金彊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

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罈一枚，文犀辟毒箸一雙，碧玉膏簽一合。

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綵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檔金錯繡，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瑤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瑪瑙疆，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瑠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罈，回風扇，柳葉席，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卮，九真雄麝香，七枝鐙。

■魏文昭甄后奏辭迎詣行在黃初元年

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祈後嗣，有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

■漢成許皇后上疏言椒房用度

誇妾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位宮掃除，蒙過誤之寵，非命所當託，滂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當伏放流之誅，不足

以塞責。迺王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于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伎佞，必欲自勝，幸妾尙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繪，及發乘輿服繪，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

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後漢班昭爲兄超求代疏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一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捐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

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後漢班昭上鄧太后疏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蕝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

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螳之赤心。

■魏文德郭后謝上表黃初三年

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

■晉賀僑妻于氏上表言養兄子率爲後咸和五年

妾昔初舉醮歸於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僑多立側媵。僑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醜二男，其後子輝孕，羣卽白薄，所有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卽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辭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

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僑妾張始生子纂，於時羣尚平存，不以為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僑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為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修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僑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為妾子；若不去，是與為人後。去年，率歸還陶氏，僑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己子，非所為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螺贏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案禮文，恆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太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至喪。生不先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談者僑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僑非大宗，率不為人後，何係於有纂與無纂乎？』此妾不解

二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爲親屬，旣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疎，故系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爲後者，降其本親一等。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妾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爲後者，異於爲子也，所以爲後之公義，奪育養之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旣已選支子爲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爲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狗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爲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爲讖，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能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也。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

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燥居溼，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疏，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體；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僑之猶予，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遺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遺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言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

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螺贏之有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爲己子與爲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况，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子，繫之於祖也。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捨道傍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爲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爲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自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捨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

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尙不爲嫌，況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又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爲當矣。此妾九疑也。爲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衰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爲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旣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廩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妾十疑也。

宋昭容謝氏請還子嗣本屬表

故東平冲王休倩，託菱璫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

嗣出繼爲後。旣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於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

宋臨川長公主上表乞還身王族

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私庭鬻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瘳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荼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遷僂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鑒妾丹衷，苦賜使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

隋蘭陵公主臨終上煬帝表

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鄭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旣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

後魏宣武靈胡后賜崔亮璽書

碭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摛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蜀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

■後漢和熹鄧后免馬融制

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

■漢元王皇后賜公孫弘子孫當爲後者爵詔 元始二年四月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

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公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所有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於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於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勵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尙書，朕親臨拜焉。

■漢元王皇后非坐不道，無得繫婦女老弱。詔元始四年五月。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旤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令。

■漢元王皇后置宗師詔元始五年正月

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

■後漢明德馬后辭封舅氏詔

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致有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

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尙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

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不可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族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鍊，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衣，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

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媿其心；而猶驚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鍊，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間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媿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後漢明德馬后報章帝重請封諸舅詔

吾反覆念之，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嫌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今馬后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

等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奈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尙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以足，而必當得一縣子？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

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吾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 後漢明德馬后詔三輔

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

■ 後漢和熹鄧后減服御詔

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燠氣不效，將有厥咎。思惟憊失，深自克責，寐寤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閒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大官導官，尙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 後漢和熹鄧后遣掖庭宮人詔

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復外。自建武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 後漢和熹鄧后舉隱逸大儒詔延平元年六月

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讚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壞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於斯爲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后，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

■後漢和熹鄧后檢敕外戚詔

每覺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認詞；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烟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

■後漢和熹鄧后詔河南尹鄧豹等 元初六年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

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後漢順烈梁后稟窮弱葬枯骸詔本初元年二月庚辰

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爲之；况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屨，掩骼埋斃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後漢順烈梁后嚴選舉詔本初元年七月

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所
在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來未殄，軍師屢
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
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
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後漢順烈梁后葬死者詔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

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寤寐歎，疚如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墾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北魏宣武靈胡后賜路邕詔

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窶，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尙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

■北魏宣武靈胡后報崔光求補治石經詔神龜元年春

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依公表。

■北魏宣武靈胡后定權衡詔

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令權衡得中，寸籥不舛。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答程駿表上慶國頌令太和五月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答程駿表上得一頌令

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爲咸陽王禧選師傅令太和元年

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定樂章令太和十一年春

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鏗鏘之韻。

□後魏宣武靈胡后禁私度僧令熙平二年春

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爲首，以違

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僧尼多倉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爲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僚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

■後魏宣武靈胡后許江陽王繼助祭令熙平一年七月

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藉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尙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疏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充情理，可依所執。

■漢元王皇后冊罷董賢

聞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

■後漢順烈梁后冊趙峻爲太傅，李固爲太尉，建康元年八月丁丑時冲帝初立。

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太尉趙峻，貳掌樞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其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漢元王皇后策免彭宣，元壽二年七月。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漢元王皇后策遣龔勝，邴漢，元始二年六月。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著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

■後漢和熹鄧后賜周馥，貴人歸園策，延平元年三月袁宏記作詔。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上天不弔，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
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歎，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相戀之情，慘結增歎，燕燕
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軍采飾輅駟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
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佩，加賜各一具。

□ 後漢和熹鄧后敕司隸校尉部刺史實竅水災延平元年七月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閒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
欲獲豐穰，虛飾之譽，覆遂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
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於天，不愧
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竅所傷害，爲除田
租芻藁。

□ 魏文德郭后敕外親劉斐

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

□ 魏文德郭后敕諸家

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魏文德郭后敕戒郭表孟武等

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也？

■魏文德郭后止孟武厚葬其母

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

■北齊趙桃科妻劉氏造像記

武平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戎昭將軍伊陽城騎兵參軍趙桃科妻劉，知善可崇，知惡可捨。上爲皇帝陛下，見存眷屬，亡過父母，敬造石像一堪。願亡者獲果，存者延遐，有形之類，咸同斯福。

■北齊朱元洪妻孟阿妃通老君像記

大齊武平七年，歲次丁酉二月甲辰朔廿三日，丙寅，清信弟子孟阿妃敬爲忘夫朱元洪及息子敖息子推息白石息康爲息女雙姬等，敬造老君像一區，今得成就。願亡者去離三塗，永超八難，上昇天堂，侍爲道君。茫茫三界，蠢蠢四生，同出苦門，俱上昇道。



新式
標點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

卷下 有韻文

漢班婕妤自悼賦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襄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極祿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局，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繡兮紈素聲，神眇

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願左右兮和顏，韻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漢班婕妤擣素賦

測平分以知歲，韻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廉心，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媠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頽飢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情深。含笙揔筑，比玉兼金，不墜不篋，匪瑟匪琴。或旅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

參差從風颺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之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勳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訖沿路之遐覓，怨芳菲之易泄，書旣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慚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 後漢班昭東征賦

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悵而還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

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兮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乎，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展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於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丘墳。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神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矧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算，咸勒石而升堂。

■後漢班昭大雀賦

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凰之匹儔。還有德而歸義，故翱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晉左九嬪離思賦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側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忉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枕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曖曖而無光兮，氣慄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

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
仰行雲以獻歎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
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
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
泣漣漣兮，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

■晉左九嬪松柏賦

何奇樹之英蔚，記峻岳之嵯峨。被玄澗之逶迤，臨淶水之素波。擢脩本之丸丸，萃綠
葉之芬葩。敷纖莖之龍蕤，布秀葉之蒼青。列疏實之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翕習以披
離，氣肅肅以清冷。應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
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又似乎真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
賓飡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晉左九嬪涪溫賦

覽庶類之肇化，何涪溫之獨靈？稟陰精以運景，因落雨而結形。不係根於獨立，故假

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鮮熠以熒熒，似融露之將停。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

■ 晉鍾琰遐思賦

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衰。燕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寥，嗟我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爲其多愁。涼風蕭條，露濡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周遊容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

■ 晉陳窈箏賦

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于野，考成列柱成律。旣和且平，度中楷模。不縮不盈，總八風而熙泰。羌貫微而洞靈。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沈，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回。爾乃祕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 晉王劭之懷思賦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閒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悒，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懽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于修路；何恆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于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擘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 晉王劭之春花賦

千葩粲其昭晰兮，百卉蒨而同榮；蘭圃翹以含芳兮，芝薄振而沈馨。翠穎競臻，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杳，不可勝計。爛若羅秀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羣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諷，良喻美而光德，準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

■ 晉孫瓊悼艱賦

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壅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

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褻服以斬衣，代羅幃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景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骸，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頽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 晉孫瓊箜篌賦

攷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顧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峻之增巖，晞承溫之朝日，剖澤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徵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暘，沈嚮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早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超梁甫，願登華岳，路嶮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頽頽，憑哀弦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以飄沈，或頓挫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攄徵以騁商。

■ 隋煬蕭皇后述志賦

帝每遊幸，后常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

承積善之餘慶，備筭筭於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眄，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胸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而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每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言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屏囂煩之俗慮，乃服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

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質非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 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

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於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吉，歧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似，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至，軍服暉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燭，三光朗烈。旣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波霏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矚睨沾濡，柔澗中畿。長亨豐年，福祿永綏。

□ 晉左九嬪德柔頌

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停，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

□ 晉左九嬪鬱金頌

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城，厥沴來尋。芬香酷烈，悅目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服之禕衿，永重名實，曠世弗沈。

□ 晉辛蕭芍藥花頌

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踰時，荏苒繁茂，綠葉青葱，應期吐秀。細蕊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豔芙蕖。媛人是採，以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媚婉。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 晉辛蕭菊花頌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陵阿，陽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於王公，以介媚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客，乃用不朽。

晉辛蕭燕頌

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

晉陳珍正旦獻椒花頌

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哉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曠之，永萬於萬。

晉陳珍五時畫扇頌

炎后飛軌，引曜丹塗，黈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兌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晉王劭之姜嫄頌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晉王劭之啓母塗山頌

塗山靜居，玄郎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胤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

妙矣二妃體應靈符，奉嬪於媯，光此有虞。沈湘示教，靈德永敷，惟斯美善，諒無泯乎？

■晉左九嬪周宣王姜后贊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疊疊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晉左九嬪班婕妤好贊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彤圖丹青，名侔樊虞。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晉左九嬪狂接輿妻贊

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晉左九嬪荆武王夫人鄧曼贊

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晉左九嬪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 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 晉左九嬪魯敬姜贊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禮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 晉左九嬪巢父惠妃贊

泱泱長流，沔沔清波。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基阿。

□ 晉左九嬪德剛贊

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尙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崇，譬之生民。襄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導是遵。

□ 晉左九嬪納楊后贊

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其馨。玄符表運，作合聖明。

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清明。元公執摯，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弈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受茲介福，垂祚益齡。

晉謝道韞論語贊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麤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

晉孫瓊公孫夫人序贊

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韶齷，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令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晉王劭之靈壽杖銘

鬻鮮幹，秀彼崇標，下澤蘭液，上瑩芳膏。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蒼，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 晉左九嬪元皇后誄

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仁，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媯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王。蛾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弈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於庶姜，和暘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

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於禮斯勞，於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於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止，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昌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於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後，早卽窀穸。言斯旣及，涕泗隕落。追維我后，實聰實哲。通於性

命，達於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含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卜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於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輻軒，弁絰纁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旄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后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妾。追送塵軌，號通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兆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局闔旣闔，窈窕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恤，倏忽一週，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

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

■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

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出紫微，日暉月明，既睇豔姿，徽音孔昭。盼舊其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曄曄榮曜，芳蕤始芳，何辜於天？猥遇降霜，煢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馬。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白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輻，駿駟駢駢，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獻歎，高風增哀。一日不見，采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得淚滂淚，嗚呼！哀哉！

■ 晉袁宏妻李氏弔嵇中散文

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非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顛沛之難；故存其心者，不以一責累懷，檢乎迹者，必以纖芥爲事。慨達人之獲譏，悼高範之莫全，凌清風以三歎，撫茲子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侯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名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而炫然。

■ 梁劉令嫺祭夫文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咸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旣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霜凋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

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尙比飛蓬。如當永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475B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再版

新式
標點
六朝女子文選

標點者 朱 太 忙

校閱者 朱 惟 公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本 冊 一 角 六 分

[Faint, illegible handwriting in blue ink]



加實價

實價



綠營圖書館

~~E-16047~~